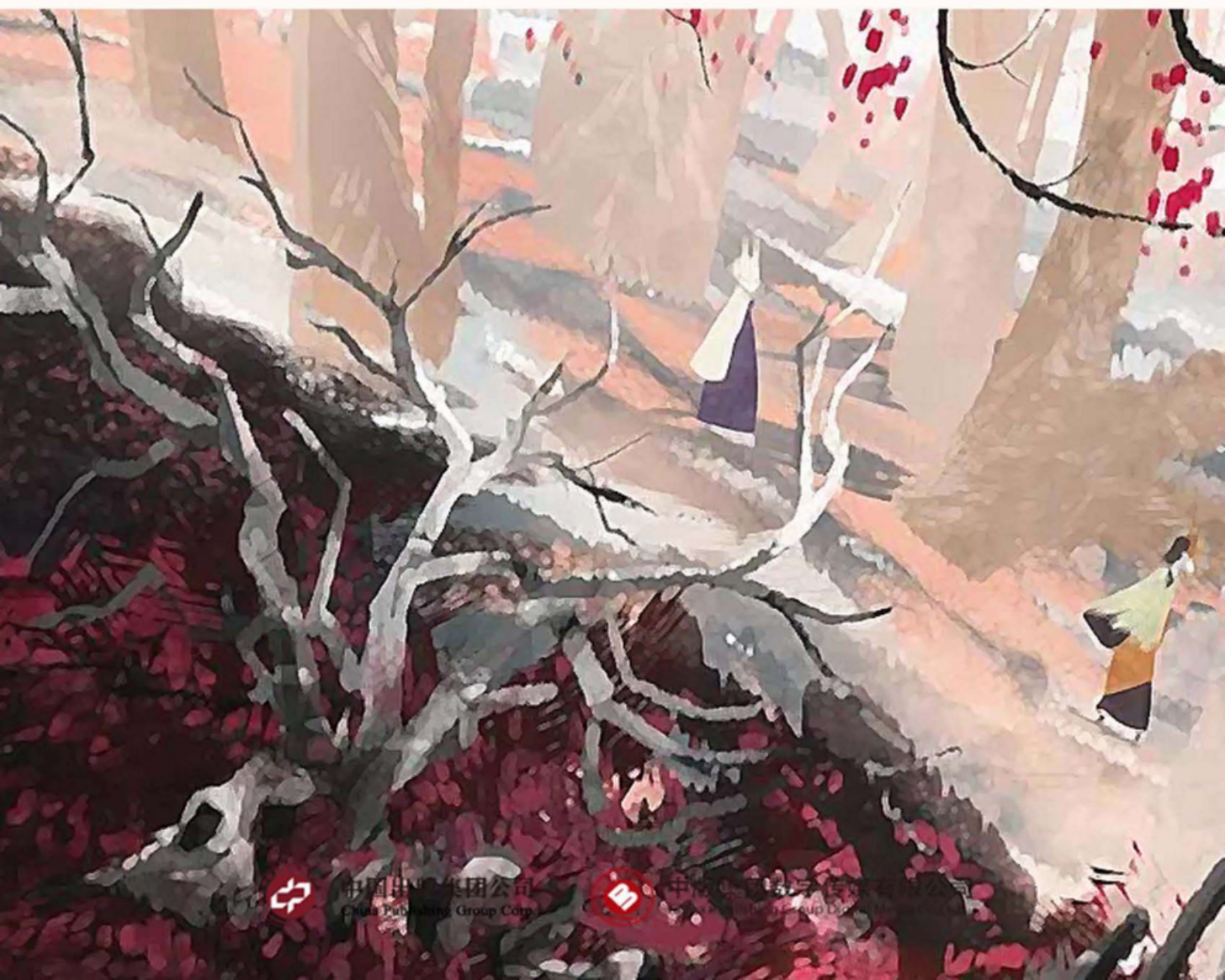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代神话故事

实地 编著

20篇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与译文，
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对照，不失为
语言学习和故事
赏鉴的好书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古代神话故事

石地 编著

内容提要：

精选 26 篇不常见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，采取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对照，不失为语言学习和故事赏鉴的好书。包括罢龙、真生、布商、彭二挣、何仙、牛同人、神女、龙飞相公、珊瑚、五通、又申氏、恒娘、葛巾、三生、长亭、席方平、素秋、贾奉雉、胭脂、阿纤、瑞云、仇大娘等。

ISBN 978-7-89900-479-1

出版时间：2016 年 3 月

总 策 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余 红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 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 : 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

电 话：010-58110486

传 真：010-58110456

版 次：2016 年 3 月 第 1 版

字 数：139865

定 价：2 元

ISBN 978-7-89900-479-1



目 录

第一章

王货郎
罢龙
真生
布商
彭二挣
何仙
牛同人
神女

第二章

湘裙
三生
长亭
席方平
素秋
贾奉雉
胭脂
阿纤
瑞云
仇大娘

第三章

曹操冢
龙飞相公
珊瑚
五通
又
申氏
恒娘
葛巾

第一章

王货郎

济南业酒人某翁，遣子小二如齐河索贳价。出西门，见兄阿大。——时大死已久。二惊问：“哥那得来？”答云：“冥府一疑案，须弟一证之。”二作色怨讪。大指后一人如皂状者，曰：“官役在此，我岂自由耶！”但引手招之，不觉从去，尽夜狂奔，至泰山下。忽见官衙，方将并入，见群众纷出。皂拱问：“事何如矣？”一人曰：“勿须复入，结矣。”皂乃释令归。大忧弟无资斧。皂思良久，即引二去，走二三十里，入村，至一家檐下，嘱云：“如有人出，便使相送；如其不肯，便道王货郎言之矣。”遂去。二冥然而僵。既晓，第主出，见人死门外，大骇。守移时，微苏；扶入饵之，始言里居，即求资送。主人难之。二如皂言。主人惊绝，急赁骑送之归。偿之，不受；问其故，亦不言，别而去。

【译文】

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卖酒为业的老翁，派遣他的次子小二前往齐河催讨酒债。

小二刚出西门，就遇见了哥哥阿大。——其时，阿大已经死了很久。小二惊奇地问：“哥打从哪里来？”阿大回答说：“阴曹地府有一桩疑案，必须要弟弟去做一个见证。”小二一听，脸色突变，怨恨哥哥无理。哥哥指着身后一个象衙役的人说：“官府的衙役在此，我那有选择的自由啊！”于是伸手向弟弟召唤，小二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去了。

经过一夜的狂奔，来到泰山脚下。小二忽然看见一座官府衙门，三人正要一齐进去，见有一群人从大门里蜂拥而出。领他们来的那个衙役向出来的人拱了拱手，打听说：“这场官司进展如何？”其中的一个人说：“你们不要再进去了，官司已经结案了。”衙役这才同意释放小二，让他自己回家。可是阿大担心弟弟缺少路费，请求衙役帮助。衙役思忖良久，便带小二朝一个村庄走去。约摸走了二、三十里路，进了村庄，来到一家住户的房檐下面，衙役嘱咐他说：“如果这家有人出来，你就让他送你回家；如果他不肯送你，你就说是王货郎说的。”说罢，衙役便走了。

小二昏迷不醒，躺卧在地上。第二天早晨，宅院的主人刚一出门，看见家门口躺着一个死人，吓了一跳。守护了一个多时辰，才见小二有些苏醒的样子。于是便把小二扶到家里，并且让他吃了点东西，小二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，并请求主人资助他回家。主人露出为难的样子。小二这才把衙役嘱咐的话陈述一遍。主人听了大吃一惊，立刻租赁一匹快马，亲自送小二回家。小二的父母非常感激，想偿励他一些礼物，这人坚辞不收；问他其中的原由，与王货郎什么关系，这人也不回答，便匆匆告别而去。

罢龙

胶州王侍御，出使琉球。舟行海中，忽自云际堕一巨龙，激水高数丈。龙半浮半沉，仰

其首，以舟承领；睛半含，嗒然若丧。闽舟大恐，停桡不敢少动。舟人曰：“此天上行雨之疲龙也。”王悬敕于上，焚香共祝之。移时，悠然遂逝。舟方行，又一龙堕，如前状。日凡三四。又逾日，舟人命多备白米，戒曰：“去清水潭不远矣。如有所见，但糝米于水，寂无哗。”俄至一处，水清澈底。下有群龙，五色，如盆如瓮，条条尽伏。有蜿蜒者，鳞鬣爪牙，历历可数。众神魂俱丧，闭息含眸，不惟不敢窥，并不能动，惟舟人握米自撒。久之，见海波深黑，始有呻者。因问掷米之故，答曰：“龙畏蛆，恐入其甲。白米类蛆，故龙见辄伏，舟行其上，可无害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胶州府的王御史，奉皇帝的圣旨，出使到琉球群岛。船行到了大海之中，忽然有一条长龙从云端坠落，激起数丈高的浪花。那龙体一半沉入水下，一半浮在水面上。仰着头，把下颌托在船弦上；眼睛半争半闭，显出极度疲惫的样子。船上的人全都吓呆了，于是停止了划动的船桨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一位掌船的老大说：“这是天上行雨疲劳的龙。”于是王御史就把皇帝的诏书悬挂起来，焚了一炉香，与船上的人一起祷告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条龙便悠然消失了。船刚要起航，又有一条龙从天上坠落，样子跟前一条完全一样。这一天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三、四次。

又过了一天，掌船的老大命令多备一些白米，并告诫大家：“前去清水潭已经不远了。如果在水中见到异物出现，就把备好的白米撒到海里，水面会自然平静无哗。”果然不大一会儿来到一个去处，海水清澈见底。发现水下有群龙出现，五彩斑驳，形状各异，有的象脸盆，有的象瓦罐，一条一条全都潜伏着。还有的弯弯曲曲，一鳞、一须、一爪、一牙都清晰可辨。船上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，闭上眼睛，停止了呼吸，不仅不敢偷眼一看，连动也不敢动。只有船老大一人不住地抓着米往海里撒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只见海水的波浪变成了深兰色，群龙呻吟着纷纷潜入海底。有人问船老大为什么要往水里面撒米？船老大解释说：“龙最怕蛆虫，因为蛆虫能爬进鳞甲，损害龙体。白米的样子类似蛆虫，所以群龙看见白米纷纷逃避。这样船在海上行驶，就可以无灾无害。”

真生

长安士人贾子龙，偶过邻巷，见一客风度洒如。问之则真生，咸阳僦寓者也。心慕之。明日，往投刺，适值其亡；凡三谒，皆不遇。乃阴使人窥其在舍而后过之，真走避不出；贾搜之始出。促膝倾谈，大相知悦。贾就逆旅，遣僮行沽。真又善饮，能雅谚，乐甚。酒欲尽，真搜篋出饮器，玉卮无当，注杯酒其中，盎然已满；以小盞挹取入壶，并无少减。贾异之，坚求其术。真曰：“我不愿相见者，君无他短，但贪心未静耳。此乃仙家隐术，何能相授。”贾曰：“冤哉！我何贪。间萌奢想者，徒以贫耳。”一笑而散。由是往来无间，形骸尽忘。每值乏窘，真辄出黑石一块，吹咒其上，以磨瓦砾，立刻化为白金，便以赠生；仅足所用，未尝赢余。贾每求益，真曰：“我言君贪，如何，如何！”贾思明告必不可得，将乘其醉睡，窃石而要之。一日，饮既卧，贾潜起，搜诸衣底。真觉之，曰：“子真丧心，不可处矣！”遂辞别，移居而去。

后年余，贾游河干，见一石莹洁，绝类真生物。拾之，珍藏若宝。过数日，真忽至，睥然若有所失。贾慰问之。真曰：“君前所见，乃仙人点金石也。曩从抱真子游，彼怜我介，以此相贻。醉后失去，隐卜当在君所。如有还带之恩，不敢忘报。”贾笑曰：“仆生平不敢欺友朋，诚如所卜。但知管仲之贫者，莫如鲍叔，君且奈何？”真请以百金为贍。贾曰：“百金非少，但授我口诀，一亲试之，无憾矣。”真恐其寡信。贾曰：“君自仙人，岂不知贾某宁失信于朋友者哉！”真授其诀。贾顾砌上有巨石，将试之。真掣其肘，不听前。贾乃俯掬砖半置砧上曰：“若此者，非多耶？”真乃听之。贾不磨輒而磨砧；真变色欲与争，而砧已化为浑金。反石于真。真叹曰：“业如此，复何言。然妄以福祿加人，必遭天谴。如道我罪，施材百具、絮衣百领，肯之乎？”贾曰：“仆所以欲得钱者，原非欲窖藏之也。君尚视我为财卤耶？”真喜而去。

贾得金，且施且贾；不三年，施数已满。真忽至，握手曰：“君信义人也！别后被福神奏帝，削去仙籍；蒙君博施，今幸以功德消罪。愿勉之，勿替也。”贾问真，“系天上何曹？”曰：“我乃有道之狐耳。出身褊微，不堪孽累，故生平自爱，一毫不敢妄作。”贾为设酒，遂与欢饮如初。贾至九十余，狐犹时至其家。

长山某，卖解信药，即垂危，灌之无不活；然秘其方，即戚好不传也。一日，以株累被逮。妻弟饷食狱中，隐置信焉。坐待食已，而后告之。甲不信。少顷，腹中溃动，始大惊，骂曰，“畜产速行！家中虽有药末，恐道远难俟；急于城中物色薜荔为末，清水一盏，速将来！”妻弟如其教。迨觅至，某已呕泻欲死，急投之，立刻而安。其方自此遂传。此亦犹狐之秘其石也。

【译文】

长安有一读书人，名叫贾子龙，他偶然路过邻近的一条小巷，遇到一位先生，风度翩翩，十分潇洒。向人打听，才知道这位先生姓真，是咸阳来此赁屋居住的房客。

贾生对这位真生非常仰慕。第二天就到真生的住所投递了名片，请求谒见。恰逢真生外出，未能相见。贾生接连去了三趟，都吃了闭门羹。于是贾生就使人暗中盯梢，打探真生确实在家的时候，突然前来拜见。真生却躲藏起来，不肯接见。贾生在屋里到处搜寻，真生无可逃避，才勉强出来。没想到二人一见如故，促膝谈心，感情非常融洽。

贾生又把真生请到旅舍，打发仆人到街上买酒相待。真生很有酒量，并且雅言戏谑，说话风趣，二人都感到非常快活。酒快要喝完的时候，真生从篋子里掏出了一件饮器，贾生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没有底的玉杯。把剩下的一杯酒倒进去，玉杯很快就溢满了。然后再用小酒盅舀出来。倒进酒壶里，而玉杯里的酒却一点也不减少。贾生非常诧异。坚决要求真生把这法术教给他。真生说：“我起先不愿意见你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你有别的短处，只是因为你贪心不止。这本来是仙家的一种隐秘法术，我怎么能传授给你呢？”贾生说：“冤枉啊！我怎么会贪心呢？我不过偶然萌发奢望罢了，这也是因为贫困的原因。”说罢一笑了之。

从此，二人关系更加亲密无间，如同一个人。贾生每当没钱花的时候，真生常常拿出一块黑石，对着念一番咒语，再用黑石在瓦砾上磨蹭几下，瓦砾便立刻变成一块白金，于是就把白金送给贾生；变出的白金仅够贾生生活所需，一点也没有多余。贾生常求真生多给一些，真生就会说：“我说你贪心不足，你看怎么样，怎么样！”贾生知道当面向真生索取金银一定办不到，就打算乘真生酒醉睡熟的时候，把他那块黑宝石偷来，再要挟他。有一天真生喝醉了酒，正卧床休息，贾生偷偷起身，在真生衣服底下搜寻，宝石还没有找到，就被真生发觉

了。真生说道：“你真是丧了良心，跟你实在无法相处了！”于是辞别了贾生，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。

此后，又过了一年多。贾生到河岸上去散步，看见一块晶莹光洁的石头，特别象是真生的那块宝石。于是便拾起来，像宝贝一样加以珍藏。过了几天，真生忽然找到他，脸上露出颓丧的样子，仿佛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。贾生不住地安慰他。真生说：“你过去所看到的那件东西，本来是仙人的一块点金石，曾经是我师傅抱真子的掌中之物，他怜爱我有节操，就把这件宝物传给了我。不幸被我酒醉之后丢失了，我暗中卜了一卦，这件宝物当在你处。如果你有归还失物之恩，我必当厚报。”贾生笑看说：“敝人生平从来不欺骗朋友，确实像你占卜的那样，失物在我手里。但是真正知道管仲贫困的人，都比不上鲍叔牙。你打算怎样酬谢我呢？”真生请求以百两黄金作为馈赠，以换回宝石。贾生说：“百两黄金不算少，但是，我想让你把口诀教给我，让我亲自试一试，我一生也就没有遗憾了。”可是真生怕贾生失信。贾生又说：“您自然是位仙人，难道还不知道贾某是不肯失信于朋友的吗？”真生这才把口诀传授给他。

贾生一眼看见台阶上有一块巨石，想用它来作试验。真生连忙拉住了他，不让他去。贾生弯腰拾起半块砖头，放在捣衣石上说：“象这么大，还算多么？”真生这才答应了他。可是贾生却不用点金石去磨砖，而去磨下面的捣衣石；真生气得脸色发白，要把点金石夺过来，而那块捣衣石早已变成了一大块浑金。这才把点金石归还真生。真生叹息说：“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还说什么呢。然而，你要想以此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，必然遭到天神的惩罚。如果能帮我赎罪，让你施舍一百具棺材，一百套棉衣，你肯吗？”贾生说：“我所以想得到钱财，并不是要把它藏在窖里发霉发烂。看起来你还不相信我，把我看成守财奴了。”真生这才放心地走了。

贾生得了巨金，一边施舍，一边做生意；不到三年，施舍的数额已满。真生忽然来了，握住贾生的手说：“你真是一位守信义的君子啊！上次分手以后，我被福神参奏，天帝削去了我的仙藉；承蒙您广施恩惠，今日幸能将功折罪。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，多施善行，不要改变原来的作法。”贾生问真生：“您究竟是天上的那洞神仙？”真生说：“其实我只是一个得道的狐仙。由于出身寒微，担当不起罪孽的牵连，所以一生清廉自爱，一点也不敢胡作非为。”贾生听了非常感动，为真生设酒款待，二人又欢饮如初。贾生一直活到九十多岁，这位狐仙还经常到他家里来作客。

山东长山县某人，卖解毒药物，即使病情垂危，服了他的药，也能转危为安。然而他的药方保密，即使亲戚好友也决不传授。一天，因别人犯罪，他被株连下狱。其妻弟来狱中送饭，偷偷地把砒霜掺进饭里。妻弟坐在旁边，见姐夫把饭吃完，才把下毒的事告诉他。其初他并不相信，过了一会儿，腹中开始疼痛，才大惊失色，骂着说：“畜生还不快去！家中虽有药粉，恐怕路远难等；你赶快在城里找些木莲草，研成细末，再准备清水一杯，快快拿来！”妻弟按照他教的方法备齐了药物。等到妻弟回来，他已经上吐下泻，快要毙命了，妻弟连忙把解药灌进姐夫的肚子，病人立刻转危为安。他的秘方从此就传开了。这也就象狐仙秘藏他的宝石一样。

布商

布商某，至青州境，偶入废寺，见其院宇零落，叹悼不已。僧在侧曰：“今如有善信，暂起山门，亦佛面之光。”客慨然自任。僧喜，邀入方丈，款待殷勤。既而举内外殿阁，并请装修；客辞以不能。僧固强之，词色悍怒。客惧，请即倾囊，于是倒装而出，悉授僧。将行，僧止之曰：“君竭资实非所愿，得毋甘心于我乎？不如先之。”遂握刀相向。客哀之切，弗听；请自经，许之。逼置暗室而迫切之。适有防海将军经寺外，遥自缺墙外望见一红裳女子入僧舍，疑之。下马入寺，前后冥搜，竟不得。至暗室所，严扃双扉，僧不肯开，托以妖异。将军怒，斩关入，则见客缢梁上。救之，片时复苏，诗得其情。又械问女子所在，实则乌有，盖神佛现化也。杀僧，财物仍以归客。客益募修庙宇。由此香火大盛。赵孝廉丰原言之最悉。

【译文】

有一位以贩卖布匹为业的客商，来到青州地界。偶然走进一座残破的寺院。他看到寺院的房屋零落凋残，感叹不止。寺僧在旁边说：“施主如果有做善事的诚意，不妨捐款修缮一下寺院的大门，这也算是为佛面增光了。”客商慷慨地答应了。

寺僧非常高兴，邀请他来到方丈以内，款待十分殷勤。接着寺僧又例举了寺院里里外外的殿堂和阁楼都需要整修，并请求客商出资；客商以财力不足加以拒绝。寺僧却强人所难。非要客商解囊，不但言词激烈，脸上还露出了凶相。客商胆怯，寺僧要他把带来的钱全部交出，客商只好将钱袋里的钱全倒出来，交给寺僧。客商要离开的时候，寺僧却制止他说：“你今天把钱都掏出来，并不是你真心情愿，你该不是想离开以后对我图谋报复吧？我不如先下手杀了你。”说着，手握钢刀，逼向客商。客商哀切地向寺僧求饶，寺僧不听；客商请求自尽，寺僧终于答应了。于是寺僧就逼迫他进入一间暗室，并命令他立即悬梁自缢。

正当此时，恰巧有一位赴海防前线上任的将军从寺院门前经过，遥遥地望见一位穿红衣的娇女从院墙的缺口，进入寺僧居住的房舍，顿时生了疑心。于是下了坐骑，带人进入寺院。前前后后到处搜查，竟然找不到这一女子，最后来到暗室门口，看见房门锁得严严实实，将军命令把房门打开，寺僧不肯，假托房子里有妖孽作怪。将军震怒，用刀斩断铁锁，闯入室内，看见客商已经在梁上上了吊。于是将军让人将客商救下来。片刻之间客商就苏醒了，从客商口中问明了寺僧贪财害命的原由。将军又用棍棒把寺僧打了一顿，逼问他那——红衣女子的下落，寺僧确实没有看见。将军臆断：那女子大概是神佛为惩治恶僧而现身变化。

于是防海将军又命令手下的人，将寺僧斩首示众；所掠财物仍然归客商所有。回去以后客商又捐献了更多的钱财来修复寺庙。从此，这里香火大盛。

对这件事说得最详细的，是历城的孝廉赵丰原先生。

彭二挣

禹城韩公甫自言：“与邑人彭二挣并行于途，忽回首不见之，惟空蹇随行。但闻号救甚急，细听则在被囊中。近视囊内累然，虽则偏重，亦不得堕。欲出之，则囊口缝纫甚密；以刀断线，始见彭犬卧其中。既出，问何以入，亦茫不自知。盖其家有狐为祟，事如此类甚多

云。”

【译文】

禹城的韩公甫先生自己叙述说：“有一回我与同乡人彭二挣在路上一同行走。走着走着，回头一看，彭二挣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头无人骑坐的空驴，跟在我身后。我正感到诧异，忽然听到有呼喊救命的声音，仔细一听那声音是从搭在驴背上的口袋里发出的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口袋被撑得鼓鼓囊囊，虽然往一边偏沉，却总也滑落不下来。里面的人想挣脱出来，袋口却缝得严严实实；于是，我用刀子割断了线，看见彭二挣像狗一样伏卧在口袋里。等到彭二挣从口袋里爬出来，问他是怎样进去的，连他自己都茫然不知。原来他家里常有鬼狐作祟，类似的事情，曾发生过多起。”

何仙

长山王公子瑞亭，能以乩卜。乩神自称何仙，乃纯阳弟子，或谓是吕祖所跨鹤云。每降，辄与人论文作诗。李太史质君师事之，丹黄课艺，理绪明切；太史揣摩成，赖何仙力居多焉，因之文学士多皈依之。然为人决疑难事，多凭理，不甚言休咎。

辛未，朱文宗案临济南，试后，诸友请决等第。何仙索试艺，悉月旦之。座中有与乐陵李忞相善者，李固好学深思之士，众属望之，因出其文，代为之请。乩注云：“一等。”少间，又书云：“适评李生，据文为断。然此生运数大晦，应犯夏楚。异哉！文与数适不相符，岂文宗不论文耶？诸公少待，试一往探之。”少顷，又书云：“我适至提学署中，见文宗公事旁午，所焦虑者殊不在文也。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，粟生、例监，都在其中，前世全无根气，大半饿鬼道中游魂，乞食于四方者也。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，损其目之精气，如人久在洞中，乍出则天地异色，无正明也。中有一二为人身所化者，阅卷分曹，恐不能适相值耳。”众问挽回之术，书云：“其术至实，人所共晓，何必问？”众会其意，以告李。李惧，以文质孙太史子未，且诉以兆。太史赞其文，因解其惑。李以太史海内宗匠，心益壮，乩语不复置怀。后案发，竟居四等。太文大骇，取其文复阅之，殊无疵摘。评云：“石门公祖，素有文名，必不悠谬至此，是必幕中醉汉，不识句读者所为。”于是众益服何仙之神，共焚香祝谢之。乩书曰：“李生勿以暂时之屈，遂怀惭怍。当多写试卷，益暴之，明岁可得优等。”李如其数。久之署中颇闻，悬牌特慰之。次岁果列优等，其灵应如此。异史氏曰：“幕中多此辈客，无怪京都丑妇巷中，至夕无闲床也。呜呼！”

【译文】

山东长山县有一位王瑞亭公子，能够扶乩问卜，预言人间祸福。

乩神何仙，乃是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弟子。也有人说他只是吕洞宾所骑的仙鹤变的。每当何仙降临，常与人论文作诗。太史李质君把他当老师一样看待。经他评改的文章，脉络清晰，理达词畅；李太史之所以揣摩成熟，能考中进士，大多仰赖何仙的功力，因此，当代的一些

文学士子都非常景仰他。然而他为人决断疑难事务，多凭事理，从不追究别人的错误和责任。

康熙三十年，朱文宗大人亲临济南府主持岁考。考试以后，参加会试的诸位友人，请何仙来预测岁考的等第。何仙要来他们所作的文章，一一加以评点。座中有一位是乐陵考生李忭的好友——李忭是一位勤奋学习、善于思考的读书人，大家都抱着殷切的希望——这位友人拿出李忭的试卷，请何仙品评。何仙为他占了一卦，卦象显示为：“一等”。过了一会卦象上又说：“刚才对李生的评价是根据文章的质量来断定的。可是此人运气太坏，应该黜为四等。奇怪啊！文章的质量与人的运气怎么差得这么远，难道是因为朱文宗评卷不论文采吗？诸位考生，请少等片刻，我现在就去打听明白。”又过了不大一会，卦象上又说：“刚才我到了提学的官署里，看到朱文宗大人公事繁忙，他所焦虑的问题根本不在诸生的考文上。一切试艺文卷都交给了他的六、七个幕僚来处理，其中有的人是廩生，还有的是以捐资取得资格的监生，这些人一点天赋的秉性都没有，大半都是饿鬼道中的游魂，以到处乞食为生。托生以前曾在黑暗的地狱里生活了八百年，眼睛的精气已完全丧失，就象人在洞里呆得久了，乍一出来，看天地的颜色都变了样，因此失去了明辨事物的能力。其中，可能有一两个前世为人身所化，但对文章阅卷分等之类的工作，也掌握不住标准。”大家又问：有没有法术可以挽回？卦上又说：“法术也要尊重事实，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，何必多问？”大家都领会了其中的用意，不再多问，并把占卜的结果转告了李忭。

李忭听了恐惧不安，拿着他的文章请求另一位太史孙子未加以鉴定，并把何仙占卜的凶兆告诉了孙太史。孙太史读了他的文章，非常欣赏他的文采，因而解除了他的困惑。李忭认为孙太史是享誉海内的文章宗师，很有权威，所以心里感到踏实，便不再把何仙占卜之辞放在心上。后来，岁考的结果公布了，李忭果然列在了第四等。孙太史听到这消息大吃一惊，把李忭的试卷取来重新阅读，仍然找不到毛病。他感慨地说：“石门提学朱文宗大人，很早就有文名，必然不至于谬误到如此地步。一定是幕府中的醉汉，不懂文章作法和句读的人干的。”

于是众人都非常敬佩何仙的神功，一起对他焚香膜拜，表示敬意。这时，何仙又为李忭占卜一卦，占书上说：“李生不要因为暂时的委屈，心里就产生愧疚。要把盲试官错判的试卷，多复写几份，广为传播，这样一来，就会更加暴露他们的荒诞无稽，明年的会试，可望得到优等成绩。”李忭照着何仙说的办法去做。久而久之，府学里的官员们听到群众的议论感到压力很大，便为李忭挂匾表示慰问。

第二年，他的会试成绩果然列为优等，何仙的卜术如此的灵验啊！异史氏说：“幕府中的无能之辈这么多，无怪乎京城里的丑妇巷中，一到晚上就没有闲床了。唉，真可悲呀！”

牛同人

(上缺)牛过父室，则翁卧床上未醒，以此知为狐。怒曰：“狐可忍也，胡败我伦！关圣号为‘伏魔’，今何在，而任此类横行！”因作表上玉帝，内微诉关帝之不职。

久之，(关帝)忽闻空中喊嘶声，则关帝也。怒叱曰：“书生何得无礼！我岂嵩掌为汝家驱狐耶？若稟诉不行，咎怨何辞矣。”即令杖牛二十，股肉几脱。少间，有黑面将军缚一狐至，牵之而去，其怪遂绝。

后三年，济南游击女为狐所惑，百术不能遣。狐语女曰：“我生平所畏，惟牛同人而已。”游击亦不知牛何里，无可物色。适提学按临，牛赴试，在省偶被营兵连辱，忿诉游击之门。游击一闻其名，不胜惊喜，伛偻甚恭。立捉兵至，捆责尽法。已，乃实告以情。牛不得已，为之呈告关帝。俄顷，见金甲神降于其家，狐方在室，颜猝变，现形如犬，绕屋嚎窜。旋出自投阶下。神言：“前帝不忍诛，今再犯，不赦矣！”繫系马颈而去。

【译文】

(上缺)牛同人走进父亲的住室，看见有一个老头儿卧在父亲的床上熟睡，因而知道这是狐狸变的。便怒声喊叫：“狐狸精太可恨了，你为何败坏我家人伦！关帝圣君你号称‘伏魔’法师，现在何处？为什么任随妖狐作怪？”说罢，就奋笔疾书，表奏玉皇大帝，控告关帝不能尽职。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听到空中有人嘶喊的声音，原来是关帝显圣。关帝怒声叱责说：“你这书生休得无理！我难道是专管为你家驱邪的神吗？如果你的控诉得不到执行，你再怨恨于我，我也不生气了。”于是就命令手下的兵将，将牛同人痛打了二十大棍，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。不大一会儿，只看见一位黑脸的将军，象是周仓的样子，捆着一只狐狸走了过来，然后又把狐狸牵走。从此，牛家的怪迹就不见了。

事过三年，济南府有一位绿营兵统兵官的女儿，被狐狸所迷惑，用各种方法都不能把狐精赶走。有一次狐精对他女儿说：“我一生所惧怕的，只有牛同人一个而已。”这位军官也不知道牛同人究竟在那里，所以无法寻找。

这时，正好赶上提学使来济南府主持岁考，牛同人前来赴试，在省城里偶然被绿营兵所侮辱，忍无可忍，便来到游击府衙告状。这位军官一听到牛同人的名字，又惊又喜，不住地对他鞠躬行礼。问明了案情，立即把那个犯事的兵丁捉到，按照军法捆绑向罪。案件处理完毕，这位军官才把女儿的事情以实相告。牛同人万不得已，才答应替他呈告关帝圣君。顷刻之间，便有一位金盔金甲的天神降临到军官家里。正遇狐精在屋里作怪，狐精一见天神，吓得面如土色，立刻现了原形，就象小狗一样，在屋里绕来绕去，又窜又叫。过了一会儿从屋里跳出来，一头撞在门口的台阶上。那天神宣布说：“前次犯戒，关帝不忍诛杀你，你今天又作孽犯罪，再也不能赦免！”

说罢，便将狐狸拴在马脖子上，带走了。

神女

米生者闽人，传者忘其名字、郡邑。偶入郡，醉过市廛，闻高门中箫鼓如雷。问之居人，云是开寿筵者，然门庭殊清寂。听之笙歌繁响，醉中雅爱乐之，并不问其何家，即街头市祝仪，投晚生刺焉。或见其衣冠朴陋，便问：“君系此翁何亲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或言：“此流寓者侨居于此，不审何官，甚贵倨也。既非亲属，将何求？”生闻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。无何，两少年出逆客，华裳炫目，丰采都雅，揖生入。见一叟南向坐，东西列数筵，客六七人，皆似贵胄；见生至，尽起为礼，叟亦杖而起。生久立，待与周旋，而叟殊不离席。两少年致

词曰：“家君衰迈，起拜良艰，予兄弟代谢高贤之见枉也。”生逊谢而罢。遂增一筵于上，与叟接席。未几，女乐作于下。座后设琉璃屏，以幃内眷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复可以倾谈。筵将终，两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功客，杯可容三斗；生有难色，然见客受，亦受。顷刻四顾，主客尽嚼，生不得已，亦强尽之。少年复斟；生觉愈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强挽其裾。生大醉透地，但觉有人以冷水洒面，恍然若寤。起视，宾客尽散，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别而归。后再过其门，则已迁去矣。自郡归，偶适市，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饮。视之不识；姑从之入，则座上先有里人鲍庄在焉。问其人，乃诸姓，市中磨镜者也。问：“何相识？”曰：“前日上寿者，君识之否？”生言：“不识。”诸言：“予出入其门最捻。翁，傅姓，不知其何省、何官。先生上寿时，我方在墀下，故识之也。”日暮，饮散。鲍庄夜死于途。鲍父不识诸，执名讼生。检得鲍庄体有重伤，生以谋杀论死，备历械梏；以诸未获，罪无申证，颂系之。年余，直指巡方，廉知其冤，出之。

家中田产荡尽，衣巾革褫，冀其可以辨复，于是携囊入郡。日将暮，步履颇殆，休于路侧。遥见小车来，二青衣夹随之。既过，忽命停舆。车中不知何言，俄一青衣问生：“君非米姓乎？”生惊起诺之。问：“何贫窶若此？”生告以故。又问：“安之？”又告之。青衣去，向车中语；俄复返，请生至车前。车中以纤手褰帘，微睨之，绝代佳人也。谓生曰：“君不幸得无妄之祸，闻之太息。今日学使署中，非白手可以出入者，途中无可解赠，……”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，授生曰：“此物可鬻百金，请缄藏之。”生下拜，欲问官阀，车行甚疾，其去已远，不解何人。执花悬想，上缀明珠，非凡物也。珍藏而行。至郡，投状，上下勒索甚苦；出花展视，不忍置去，遂归。归而无家，依于兄嫂。幸兄贤，为之经纪，贫不废读”。

过岁，赴郡应童子试，误入深山。会清明节，游人甚众。有数女骑来，内一女郎，即曩年车中人也。见生停骑，问其所往。生具以对。女惊曰：“君衣顶尚未复耶？”生惨然于衣下出珠花，曰：“不忍弃此，故犹童子也。”女郎晕红上颊，既嘱坐待路隅；款段而去。久之，一婢驰马来，以裹物授生，曰：“娘子言：今日学使之门如市；赠白金二百，为进取之资。”生辞曰：“娘子惠我多矣！自分掇芹非难，重金所不敢受。但告以姓名，绘一小像，焚香供之，足矣。”婢不顾，委地下而去。生由此用度颇充，然终不屑夤缘。后入邑庠第一。以金授兄；兄善居积，三年旧业尽复。

适闽中巡抚为生祖门人，优恤甚厚，兄弟称巨家矣。然生素清鲠，虽属大僚通家，而未尝有所干谒。一日，有客裹马至门，都无识者。出视，则傅公子也。揖而入，各道阔阔。治具相款，客辞以冗，然亦不竟言去。已而肴酒既陈，公子起而请间；相将入内，拜伏于地。生惊问何事。怆然曰：“家君适罹大祸，欲有求于抚台，非兄不可。”生辞曰：“渠虽世谊，而以私千人，生平所不为也。”公子伏地哀泣。生厉色曰：“小生与公子，一饮之知交耳，何遂以丧节强人广公子大惭，起而别去。越日，方独坐，有青衣人入，视之，即山中赠金者。生方惊起，青衣曰：“君忘珠花耶？”生曰：“唯唯，不敢忘。”曰：“昨公子，即娘子胞兄也。”生闻之，窃喜，伪曰：“此难相信。若得娘子亲见一言，则油鼎可蹈耳；不然，不敢奉命。”青衣出，驰马而去。更半复返，扣扉入曰：“娘子来矣。”言未几，女郎惨然入，向壁而哭，不作一语。生拜曰：“小生非卿，无以有今日。但有驱策，敢不惟命！”女曰：“受人求者常骄人，求人者常畏人。中夜奔波，生平何解此苦，只以畏人故耳，亦复何言！”生慰之曰：“小生所以不遽诺者，恐过此一见为难耳。使卿夙夜蒙露，吾知罪矣！”因挽其袂，隐抑搔之。女怒曰：“子诚敝人也！不念畴昔之义，而欲乘人之厄。子过矣！予过矣！”忿而出，登车欲去。生追出谢过，长跪而要遮之。青衣亦为缓颊。女意稍解，就车中谓生曰：“实告君：妾非人，乃神女也。家君为南岳都理司，偶失礼于地官，将达帝听；非本地都人官印信，不可解也。君如不忘旧义，以黄纸一幅，为妾求之。”言已，车发遂去。生归，悚惧不已。乃假驱崇，言于巡抚。巡抚谓其事近巫蛊，不许。生以厚金赂其心腹，诺之，而未得其便。既

归，青衣候门，生具告之，默然遂去，意似怨其不忠。生追送之曰：“归语娘子，如事不谐，我以身命殉之！”既归，终夜辗转，不知计之所出。适院署有宠姬购珠，生乃以珠花献之。姬大悦，窃印为之嵌之。怀归，青衣适至。笑曰：“幸不辱命。但数年来贫贱乞食所不忍鬻者，今还为主人弃之矣！”因告以情。且曰：“黄金抛置，我都不惜。寄语娘子：珠花须要偿也。”逾数日，傅公于登堂申谢，纳黄金百两。生作色曰：“所以然者，为令妹之惠我无私耳；不然，即万金岂足以易名节哉！”再强之，声色益厉。公子惭而去，曰：“此事殊未了！”翼日，青衣奉女郎命，进明珠百颗，曰：“此足以偿珠花否耶？”生曰：“重花者，非贵珠也。设当日赠我万镒之宝，直须卖作富家翁耳；什袭而甘贫贱，何为乎？娘子神人，小生何敢他望，幸得报洪恩于万一，死无憾矣！”青衣置珠案间，生朝拜而后却之。越数日，公子又至。生命治肴酒。公于使从人入厨下，自行烹调，相对纵饮，欢若一家。有客馈苦糯，公子饮而美之，引尽百盏，面颊微颊，乃谓生曰：“君贞介士，愚兄弟不能早知君，有愧裙钗多矣。家君感大德，无以相报，欲以妹子附为婚姻，恐以幽明见嫌也。”生喜惧非常，不知所对。公子辞而出，曰：“明夜七月初九，新月钩辰，天孙有少女下嫁，吉期也，可备青庐。”次夕，果送女郎至，一切无异常人。三日后，女自兄嫂以及婢仆大小，皆有馈赏。又最贤，事嫂如姑。

数年不育，劝纳副室，生不肯。适兄贾于江淮，为买少姬而归。姬，顾姓，小字博士，貌亦清婉，夫妇皆喜。见髻上插珠花，甚似当年故物；摘视，果然。异而诘之，答云：“昔有巡抚爱妾死，其婢盗出鬻于市，先人廉其值，买而归。妾爱之。先父无子，生妾一人，故所求无不得。后父死家落，妾寄养于顾媼之家。顾，妾姨行，见珠，屡欲售去，妾投井觅死。故至今犹存也。”夫妇叹曰：“十年之物，复归故主，岂非数哉。”女另出珠花一朵，曰：“此物久无偶矣！”因并赐之，亲为簪于髻上。姬退，问女郎家世甚悉，家人皆讳言之。阴语生曰：“妾视娘子，非人间人也；其眉目间有神气。昨簪花时得近视，其美丽出于肌里，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见长耳。”生笑之。姬曰：“君勿言，妾将试之。如其神，但有所须，无人处焚香以求，彼当自知。”女郎绣袜精工，博士爱之，而未敢言，乃即闺中焚香祝之。女早起，忽检篋中，出袜，遣婢赠博士。生见而笑。女问故，以实告。女曰：“黠哉婢乎！”因其慧，益怜爱之；然博士益恭，味爽时，必薰沐以朝。后博士一举两男，两人分字之。生年八十，女貌犹如处于。生抱病，女鸠匠为材，令宽大倍于寻常。既死，女不哭；男女他适，女已入材中死矣。因并葬之。至今传为“大材冢”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女则神矣，博士而能知之，是遵何术欤？乃知人之慧，固有灵于神者矣！”

【译文】

米生是福建人，作者忘记了他的名字和他住的郡县。他偶然来到郡城，喝醉了酒在街市上闲逛，忽然听见从一座高门大院里传出了箫鼓之声，如同响雷一般。向附近的住户打听，说是这家主人为了庆寿在举行酒筵，可是门前却显得格外寂静。米生听到里面不断地传出欢乐歌舞的声音，在醉意朦胧之中更是特别爱听音乐，也不问这家姓甚名谁，便在街头买了些祝寿的礼品，以晚辈的身份，到门房投了一张自己的名片。有人看见米生的穿戴十分朴素简陋，便问他：“先生是贵翁的什么亲戚？”回答说：“我跟他没有亲戚。”那人说：“这家是从外地迁来的，也不知道做过什么大官，对人十分倨傲。你既不是他的亲属，为什么要来求见他呢？”米生听了这人的话，不免有些后悔，不过名片已经被送进去，只好等着。

不多一会，里面走出两位少年来迎客，米生一看这两个人身著耀眼的华服，神采奕奕，态度典雅，非常有礼貌地把米生迎进客厅。米生抬头一看，见一位老翁面南而坐，东西两侧

排列着好几桌筵席，赴宴的六七个客人都是达官贵人的模样；大家看见米生进来，都站起身向他表示敬意，居中坐着的老人也扶着拐杖站起身。米生站了许久，等着向老人劝酒祝寿，而老人却一直不离开坐席。两位少年向米生解释说：“家父年老体衰，起身行礼都很困难，我兄弟二人替他老人家感谢高贤枉驾光临。”米生也非常谦逊地致词答谢。于是又专为米生增添了一桌酒席，与老人的筵席相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女乐手们各展技艺，又弹唱起来。在客人们的坐席后面，还设了一排琉璃屏风，用来遮挡里面的家眷。吹打鼓乐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使得坐席上的宾客难以交谈。

筵席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两位主事的少年又站起来，用很大的酒杯向客人们劝酒，每只酒杯可盛三斗；米生看见这么大的酒杯，面有难色，可是他见别人都毫不犹豫的接过来，自己也只好接杯在手。再往四周一看，顷刻之间，主人和客人的杯子都喝空了，米生不得已，也只好勉强喝下去。两位少年又分别给每个客人都斟满酒杯；这时米生只觉得又乏又困，于是起身向主人告退。少年使劲地拽着米生的衣襟，但因为酒喝得太多，仍然跌倒在地，朦胧之中似乎觉得有人用凉水洒在他的脸上，这才顿然醒悟。起来一看，客人已经走光了，只有一位少年抓住他的胳膊送他。于是他向少年告别，自己回到寓所里。后来，他又经过这座大门，但这家住户已经搬走了。

米生自郡城回到家里，偶然来到集市上，有一个人从酒馆里出来，招呼他进去饮两杯。米生看了看，并不认识这个人，就姑且跟着那人走进酒馆，在酒馆里看见同村的一个叫鲍庄的人也在里面喝酒。米生问那个招他进来的人姓名和身世，那人介绍说姓诸，在集上以磨镜为业。又问他：“你怎么会认识我？”那人反问道：“前几天，郡城里那家祝寿的人，你认识吗？”米生说：“不认识。”那人说：“我经常出入他的家门。那位老翁姓傅，不知道他原籍是那省，也不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官。先生进去给他上寿的时候，我正在台阶下面站着，所以认识你。”二人边饮边聊，一直喝到天色将晚，才各自回家。就在当天的晚上鲍庄死在回家的路上。鲍庄的父亲不认识那个姓诸的，便指名诉讼米生。法医检查鲍庄身有重伤，米生以谋杀罪判了死刑，受尽多种毒刑拷打；但因为找不到那个姓诸的，无法证实他的罪状，只好作为疑案给他减去刑具，关押在狱。又过了一年多，直到朝廷派来的巡按御使前来巡视，才弄清米生确实受了冤枉，终于得到释放。

米生从监狱里出来，家中的田产已经荡尽，生员的功名也被革除了。他希望经过官府的辨复，认定他无罪，能够给他恢复名誉；于是他带着包裹再次来到郡城。天色将晚，走了一天的路，十分疲惫，便坐在路边上休息，忽然望见有一辆小车远远走来，还有两个穿黑衣的侍从跟在车子的两边。当车子走到米生跟前时，车里的人忽然命令停车。车里的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其中的一个穿黑衣的人走过来问道：“先生莫非姓米吗？”米生吃惊地站起来，点头称是。那人又问：“先生如何穷困到如此地步？”米生把自己吃官司的事说了一遍。那人又问：“现在事情安定了吗？”米生又把这次到郡里来的打算加以说明。穿黑衣的人过去，对车里人说了些什么；马上又回过身来，请米生来到车前。车里的人伸出纤巧的小手，掀开车帘，米生眯缝着眼睛望里一看，车里坐的是一位绝代佳人。佳人对米生说：“先生不幸遭受无端之祸，令人听了难过。现在学使的府衙中，手里没有钱是很难出入的。我们在路上相遇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赠送……”说着，随手把别在发髻上的一朵珠花摘下来交给了米生，说：“这件东西能换黄金百两，请你把它藏收好。”米生非常感激，趴下向女郎叩头，想要问明她的官府门第，可是车行很快，眨眼之间就走远了，他始终也没弄明白，这赠物的是什么人。米生把珠花托在手掌中，仔细端详，上面镶着一颗夜明珠，心想：这一定不是一件普通的首饰。于是他就把这朵珠花珍藏起来，走了。来到郡城，找到学使府衙，呈上自己的上诉状，府衙的大小官吏都拚命勒索钱财；米生拿出珠花看了又看，怎么也舍不得把它卖掉，去贿赂那些赃官，只能无功而返。回到家中，无钱度日，只好依傍兄嫂。幸亏兄嫂贤淑，

为他安排衣食所需，虽然生活紧迫，但并没有废弃学业。

米生第二年又要到郡城去应童子试，以便重新获取生员的资格，不想迷了路，走进了一座深山。这一天又恰逢清明节，路上行人如织。行走之间忽见几个骑马的女子走来，其中的一个正是去年在车中见到的那位佳丽。那女郎一眼看见米生便勒住了马，问他要到哪里去。米生以实相告。那女郎惊奇地说：“怎么，你生员的资格还没有恢复呀！”米生很凄凉地从衣下取出那朵珠花，说：“我不忍舍弃这件东西，所以我现在还是一名童生。”女郎听了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。嘱咐米生坐在路旁等着，自己骑着马款款而去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一个侍女骑着马飞奔而来，把一个包裹交给米生，说：“小姐交代：现在学使的衙门贿赂公行，如同市场一般；所以赠你白金二百两，作为你进取功名的费用。”米生辞谢说：“小姐对我已经恩重如山，况且我自信想考中秀才也并不困难，这么重的礼物我实在不敢接受。只希望你能把小姐的姓名告诉我，我要给她画一张肖像贴在家里，每天烧香供奉，心愿也就满足了。”那侍女并不理睬，把包裹扔到地上，扬长而去。米生从此用钱十分宽裕，但始终不肯贿赂官府，以求攀升。后来以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了郡邑的第一名。把姑娘的赠金都交给了兄长；兄长为他妥善管理，三年之后恢复了自己的全部家业。

时来运转。福建新上任的巡抚是米生祖上的门人，给予米家以优厚的抚恤照顾，兄弟二人都成了当地的大家富户。然而米生素来清正鲠直，不愿趋炎附势，虽然与达官显贵关系密切，但却从来不去拜谒求情。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位身着轻裘骑着肥马的年轻人，家里的人都不认识来者是谁。米生出来一看，原来是傅公子驾到。慌忙作揖行礼迎进家门，各叙阔别以后的相思之情。米生要准备酒饭款待客人，客人以事务繁忙相推辞，但也不说马上要走的话。等到摆好了酒菜，公子忽然站起身，请求米生避开闲人，说有密事相商；于是二人拉着手进入内室，公子突然跪在地上给米生叩头。米生非常吃惊，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公子悲怆地说：“家父正经历一场大祸，必须求助于抚台大人，这事非你老兄不能办到。”米生推辞说：“我家虽与抚台有世交，但从不以私事相求，这种向人乞怜的事，我从来不做。”公子趴在地上哭着哀求。米生生气的说道：“我与公子不过是杯酒之交，你怎么可以强人丧失气节呢？”公子听了惭愧无地，起身告别而去。

又过了一日，米生正在家中独坐。有一青衣人飘然而至，仔细一看，正是那天在山中给他送金子的人。米生吃惊地站了起来。青衣人说：“先生忘了那朵珠花了吗？”米生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一辈子也不敢忘。”青衣人又说：“昨天来的那位公子，就是我家小姐的胞兄。”米生听此暗暗高兴，却假装着说：“这么说很难令人相信。若能亲自听到娘子说一句话，就是让我跳油锅也在所不辞；不然的话，我是不会从命的。”青衣人出门，骑马而去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青衣人又返回来了，扣门而入，对米生说：“小姐来了。”言犹未了，那女郎凄凄惨惨地走了进来，进来之后，一句话不说，对着墙壁大哭，米生走过来，先向女郎深深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要不是小姐相救，小生那有今日。如果小姐有事差遣，怎敢不从命！”女郎说：“接受别人求助的人常以骄傲的态度待人，而求助于别人的人却害怕别人的轻视。这样半夜奔波的辛苦，我生平还是头一次尝到，这都是因为求人畏人的缘故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”米生解释说：“刚才我之所以没有立即答应要求，只是怕错过这次见面的机会。今夜让你蒙受霜露之苦，知道是我的罪过！”说着挽住女郎的衣袖，并偷偷在女郎身上摸了一把。女郎立刻发怒地说：“你原来是个心术不正的人！不念我过去对你的恩义，居然今天要乘人之危，欺负人。是我错看了人，我错看了人！”说罢，女郎愤然而出。正要登车而去，米生急忙追出，双膝跪地，挡住去路。青衣侍女也在旁边解劝，女郎怒气渐消，便坐在车里对米生说：“实话对你说，小女并非凡人，乃是神女。家父位居南岳都理司之职，偶而冒犯了地官，他要上告玉皇大帝；只有本地巡抚的官印，才能帮助解决这场灾难。先生如果不忘旧恩，

可准备一张黄表纸，求请巡抚大人在上面盖上官印即可。”说罢，就驾车走了。

米生回到家中，仍然恐惧不安。他就假托家里驱妖除邪，借取官印一用。巡抚认为这事近似巫师利用骗术害人，予以拒绝。米生就花费重金，收买巡抚的心腹去办理，心腹虽然答应，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回家以后，青衣侍女已在家中等候消息，米生把情况讲了一遍，青衣侍女默不作声地走了，脸上流露出对米生不满的表情。米生追着出来送她说：“回去告诉你家小姐，如果事情办不成，我就霍出这一条命！”回来之后，展转反侧，终夜难眠，想不出一办法。恰好巡抚衙门有一位受宠的贵妇要买一副珍珠。米生听到这消息，非常高兴，就把那颗珍藏多时的珠花献给了她。贵妇喜从天降，就偷偷地把巡抚的官印拿出来给米生盖上。米生把这张嵌有大印的黄表纸，揣在怀里，带回家去，正遇上青衣人来取。米生笑着说：“幸亏我没有辜负你家小姐的希望。可惜的是数年来我贫贱乞食都不忍卖掉的东西，今天却为了报答它的主人而舍弃了！”于是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青衣人。并且说：“扔掉多少黄金我都不可惜。告诉小姐，珠花应该还我。”

过了几天，傅公子亲自登门表示感谢，并且献上黄金百两。米生立刻脸上变了颜色，生气地说：“我之所以那样做，完全是因为令妹对我的恩惠无私；不然即使送给我万两黄金，我也不愿意拿我的名节做交易。”公子再次请求将酬金收下。米生更加声色俱厉地加以拒绝。公子只好惭愧地走了，临走时说道：“这事不能就此了结。”

次日，青衣侍女又奉小姐之命，前来进献明珠百颗，并且说，“这一百颗珍珠足够抵偿一朵珠花的损失了吧？”米生却说：“我看重的是花，而不是珠。如果你家小姐当时送给我的价值万贯的珍宝，卖掉它只能成为一个大富翁而已；我为何一直珍藏那朵珠花，甘受贫贱之苦而不肯变卖呢？自然娘子是神仙，小生不敢有什么奢望，只希望有机会能报答她万分之一的恩情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。”青衣侍女把珍珠摆放桌案上，米生对赠物拜了又拜，然后让侍女如数带走。

过了数日，傅公子又来了。米生命人准备了酒馔盛情接待。公子却让从人下厨房，自行烹调，二人对坐，开怀畅饮，象自家兄弟一样毫无拘束。米生又拿出朋友送来的一罇糯米陈酒，公子喝了连声称美，一连喝了一百多盏，脸颊上微微泛起了红晕。这才对米生说：“兄台不愧为坚贞耿介之士，我兄弟不能早早相识，远远比不上我家妹子的眼光。家父深感您的大恩大德，无以图报，想把妹子聘为婚姻，但又怕您以天人相隔见嫌。”米生听了又惊又喜，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。公子临别时交代：“明天夜晚，七月初九，新月钩辰，是天孙嫁女的日子，趁此良辰佳期，即可拜堂成亲。”第二天晚上，傅公子把新娘送来了，周围的邻居一点也不知道。三天以后，新娘才把带来的礼品，分别送给兄嫂以及上下的仆人。新娘待人十分贤惠，对嫂子就象大姑子一样尊重。

傅氏婚后数年没有生育，她劝丈夫纳妾，米生觉得对不住妻子不肯续娶，恰好兄长到江淮一带去做生意，为弟弟买了一个女孩回来。这女孩姓顾，小名叫博士，面貌清丽秀婉，米生夫妻都很喜欢她。他们发现博士头上插的一朵珠花，特别象当年傅氏送给米生的赠物；让她取下来一看，果然不错。便奇怪地问她这东西的来历。博士说：“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巡抚的爱妾死了，家里的使女把这东西偷出来在街上变卖，我去世的父亲认为价廉物美，就把它买回家来。我非常喜欢它。父亲没有儿子，只生下我一个女孩，我要的东西父亲从来拒绝。后来父亲死了，家道没落。把我寄养在一个姓顾的老太太家里。顾太太是我远房的姨妈，看见这颗珠子，屡次逼我拿出来卖掉，我就以投井寻死相威胁，所以至今得以保存下来。”夫妻听了都很感慨地说：“丢失了十年的旧物，终于复归原主，这大概是天意吧！”傅氏又拿出一朵同样的珠花，说：“此物很久没有配偶了！”于是把两朵珠花都送给了博士，并亲自替她插在发髻上。博士退出房门，仔仔细细地打听傅氏的家世，家里的人都避而不谈。有一次

她私下里对米生说：“我看咱家的娘子，不象是人间凡人；眉眼之间透出一股仙气。昨天，她给我簪花的时候，我得到亲近观察的机会，她的美丽出于肌里以内，不像一般凡人以肤色的黑白和五官的位置而见长。”米生听了大笑不止。博士又说：“你不要把我的看法说出去，我要试她一试。如果她真是神仙，我需要什么东西，在无人的地方我焚香向她求取，她一定会感觉到。”傅氏绣的袜子精细工巧，博士特别喜爱，但未敢说出，于是她就在自己住的闺房里焚香祷告。第二天早起，傅氏果然在鞋筐里检出一双绣好的袜子，让使女给博士送去。米生见了不由笑了起来。傅氏问他为何发笑，他便以实情相告。傅氏说：“这丫头可真狡黠！”因见博士聪明伶俐，傅氏更喜欢她了；博士对傅氏也更加尊敬，一早一晚都要在薰香沐浴之后向夫人请安问候。

后来，博士一胎生下两个男孩。傅氏与博士每人分养一个。一直到八十岁傅氏仍然象处女一样年轻貌美。这年，米生忽然抱病不起，博士招集工匠，为丈夫打制棺材，要求把棺材做得比一般的大一倍。米生死的时候，傅氏也不啼哭；等到别人不在的时候，她就自己躺在棺材里死了。家里的人于是将他们合葬在一棺一墓中。所以至今当地还流传着“大材冢”的说法。

异氏史说：“傅女是位神仙，博士能够知道她，所使用是什么法术呀？由此可见，人的智慧，比神仙还灵验啊！”

第二章 湘裙

晏仲，陕西延安人。与兄伯同居，友爱敦笃。伯三十而卒，无嗣；妻亦继亡。仲痛悼之，每思生二子，则以一子为兄后。甫举一男，而仲妻又死。仲恐继室不恤其子，将购一妾。邻村有货婢者，仲往相之，略不称意，情绪无聊，被友人留酌醺醉而归。途中遇故窗友梁生，握手殷殷，邀过其家。醉中忘其已死，从之而去。入其门，并非旧第，疑而问之。答云：“新移此耳。”入而谋酒，则家酿已竭，嘱仲坐待，挈瓶往沽。伸出立门外以俟之。见一妇人控驴而过，有童子随之，年可八九岁，面目神色，绝类其兄。心惻然动，急委辇之，便问：“童子何姓？”答言：“姓晏。”仲益惊，又问：“汝父何名？”答言：“不知。”言次，已至其门，妇人下驴入。仲执童子曰：“汝父在家否？”童诺而入。顷之，一媪出窥，真其嫂也。讶叔何来。仲大悲，随之而入。见庐落亦复整顿，因问：“兄何在？”曰：“责负未归。”问：“跨驴何人？”曰：“此汝兄妄甘氏，生两男矣。长阿大，赴市未返；汝所见者阿小。”坐久，酒渐解，始悟所见皆鬼。以兄弟情切，即亦不惧。嫂温酒治具。仲急欲见兄，促阿小觅之。良久，哭而归曰：“李家负欠不还，反与父闹。”仲闻之，与阿小奔而去，见有两人方摔兄地上。仲怒，奋拳直入，当者尽踣。急救兄起，敌已俱奔。追捉一人，捶楚无算，始起。执兄手，顿足哀泣；兄亦泣。既归，举家慰问，乃具酒食，兄弟相庆。居无何，一少年入，年约十六七。伯呼阿大，令拜叔。仲挽之，哭向兄曰：“大哥地下有两男子，而坟墓不扫；弟又子少而鰥，奈何？”伯亦凄恻。嫂谓伯曰：“遣阿小从叔去，亦得。”阿小闻之，依叔肘下，眷恋不去。仲抚之，倍益酸辛。问：“汝乐从否？”答云：“乐从。”仲念鬼虽非人，慰情亦胜无也，因为解颜。伯曰：“从去，但勿娇惯，宜啖以血肉，驱向日中曝之，午过乃已。六七岁儿，历春及夏，骨肉更生，可以娶妻育子；但恐不寿耳。”言间，门外有少女窥听，意致温婉。仲疑为兄女，便以问兄。兄曰：“此名湘裙，吾妾妹也。孤而无归，寄养十年矣。”问：“已字否？”